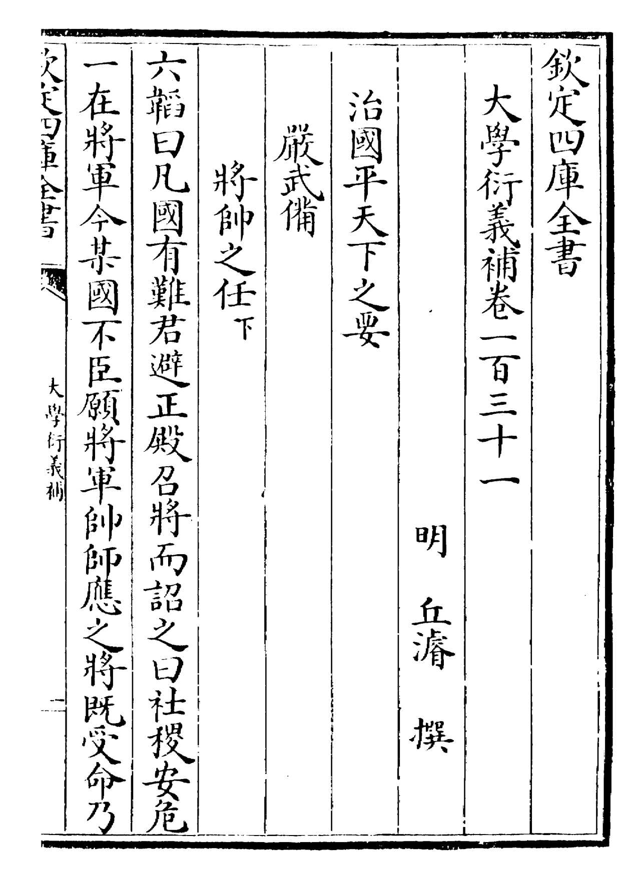
四庫全書

子部



大學衍義補卷一百三十一

明 丘濬 撰

治國平天下之要

嚴武備

將帥之任下

六韜曰凡國有難君避正殿召將而詔之曰社稷安危一在將軍今某國不臣願將軍帥師應之將既受命乃

命太史卜齋三日之太廟鑽靈龜卜吉日以受斧鉞君入廟門西面而立君親操鉞持首授將其柄曰從此上至天者將軍制之復操斧持柄授其將其刃曰從此下至淵者將軍制之見其虛則進見其實則止勿以三軍為衆而輕敵勿以受命為重而必死勿以身貴而賤人勿以獨而違衆勿以辯說而必然士未坐勿坐士未食勿食寒暑必同如此士衆必盡死力將已受命拜而報君曰臣聞國不可從外治軍不可從中御二心不可以

事君疑志不可以應敵臣既受命專斧鉞之威臣不敢生還願君亦垂一言之命於臣君不許臣臣不敢將君許之乃辭而行軍中之事不聞君命皆由將出臨敵決戰無有二心若此則無天於上無地於下無敵於前無君於後是故智者為之謀勇者為之鬬氣厲青雲疾若馳騖兵不接刃而敵降服戰勝於外功立於内吏遷上賞百姓歡悦將無咎殃

唐太宗謂李靖曰古者出師命將齋三日授之以鉞

曰從此至天將軍制之又授之以斧曰從此至地將軍制之又推其轂曰進退惟時既行軍中但聞將軍令不聞君命朕謂此禮久廢今欲與卿叅定遣將之儀如何靖曰臣竊謂聖人制作致齋於廟者所以假威於神也授斧鉞又推其轂者所以委寄以權也

臣按六韜之書所謂避正殿乃秦漢以後事決非武王與太公問答之言但其中所引遣將之儀又非後人杜撰得出者蓋古有此禮也後世此禮不

行久矣雖以唐太宗欲行叅定而李靖猶以為出師而行告廟任將而許便宜無以異於致齋推轂不須叅定況其他乎夫出師命將所以戡定禍亂安定國家付人以斬殺之權俾其司三軍之命夫豈細事而輕易苟簡略無禮儀何以激勸士心增重將權而使之出死力以成武功哉古今異宜不能盡制請命禮官斟酌古制叅之時宜定為一代出師遣將之禮

漢文帝謂馮唐曰吾居代時聞趙將李齊之賢戰于鉅鹿下今吾毎飯意未甞不在鉅鹿也對曰尚不如廉頗李牧之為將也上拊髀曰嗟乎吾獨不得頗牧為將吾豈憂匈奴哉唐曰陛下雖得之不能用也上曰公何以知之對曰上古王者之遣將也跪而推轂曰閫以内者寡人制之閫以外者將軍制之軍功爵賞皆決於外歸而奏之此非虛言也李牧為趙將居邊軍市之租皆自用饗士賞賜決於外不從中覆也委任而責成功故得

盡其智能今臣竊聞魏尚為雲中守其軍市租盡以饗士卒出私養錢三日一椎牛自饗賓客軍吏舍人是以匈奴遠避不近雲中之塞虜曽一入尚擊之所殺甚衆夫士卒起田中從軍安知尺籍伍符終日力戰斬首捕虜上功幕府一言不相應文吏以法繩之其賞不行吏奉法必用且尚坐上功首虜差六級陛下之吏削其爵罰遣之由此言之陛下雖有頗牧不能用也上說是日令唐持節赦魏尚復以為雲中守而拜唐為車騎都尉

臣按文帝歎不得頗牧之為將而馮唐對以帝得之而不能用且舉古人遣將之禮及李牧守邊之事以為言末以魏尚事實之此非但當時之弊而後世拘文法以繩邊將其弊至今猶然明主之任將帥專其委任責其成功惟以兵政脩舉寇盜息滅為效不必區區於簿書文法之拘可也

唐陸贄言於德宗曰凡欲選任將帥必先考察行能然後指以所授之方語以所委之事令其自揣可否自陳

規模須某色甲兵籍某人叅佐要若干士馬用若干資糧某處置營某時成績始終要領悉俾經綸於是覵其計謀校其聲實若謂材無足取言不可行則當退之於初不宜貽慮於其後也若謂志氣足任方略可施則當要之於終不宜掣肘於其閒也夫如是則疑者不使使者不疑勞神於選材端拱於委任既委其事既足其求必然可以覈其否臧行其賞罰受其賞者不以為濫當其罰者無得而辭付受之柄既專苟且之心自息是以

古之遣將帥者君親推轂而命之曰自閫以外將軍裁之又賜鈇鉞示令專斷故軍容不入國國容不入軍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誠為機宜不可以遠決號令不可以兩從未有委任不專而望其克敵成功者也

臣按古今選任將帥之方贄此疏盡之矣後之人主所當遵行者也

贄又曰自頃邊軍去就裁斷多出宸衷選置戎臣先求易制多其部以分其力輕其任以弱其心雖有所懲亦

有所失遂令分閫責成之義廢死綏任咎之志衰一則聽命二亦聽命奕於軍情亦聽命乖於事宜亦聽命若所置將帥必取於承順無違則如斯可矣若有意乎平兇靖難則不可也夫兩疆相接兩軍相持事機之來間不容息蓄謀而俟猶恐失之臨時始謀固已疎矣況乎千里之逺九重之深陳述之難明聽覽之不一欲其事無遺策雖聖者亦有所不能焉設使謀慮能周其如權變無及戎虜馳突迅如風飈驛書上聞旬月方報守土

者以兵寡不敢抗敵分鎮者以無詔不敢出師逗遛之間寇已奔逼托於救援未至各且閉壘自全收馬屯牛鞠為椎剽嗇夫樵婦罄作俘囚雖詔諸鎮發兵惟以虛聲應援互相瞻顧莫敢遮邀賊既縱掠退歸此乃陳功告捷其喪敗則減百而為一其捃獲則張百而成千將帥既幸於總制在朝不憂其罪累陛下又以為大權由已不究事情用師若斯可謂機失於遥制矣

臣按贄之此奏備述用師遥制之失古今一律也

其中所謂雖有所懲亦有所失將帥既幸於總制
在朝不憂其罪累陛下又以大權由已不究事情
切中古今事情至若所謂惟以虚聲應援互相瞻
顧莫敢遮邀賊既縱掠退歸此乃陳功告捷其喪
敗則減百而為一其捃獲則張百以成千此又邊
防陳功告捷之通弊也

憲宗元和四年以左神策中尉吐突承璀為招討處置
等使翰林學士白居易上奏以為國家征伐當責成將

帥近歲始以中使為監軍自古及今未有徵天下之兵專令中使統領者也臣恐四方聞之必輕朝廷四夷聞之必笑中國陛下忍令後代相傳云以中官為制將都統自陛下始乎

臣按晉文公欲得人守原而謀於寺人勃鞮以畀趙衰說者謂守原所以承天子樹覇功致命諸侯不宜謀及媟近以忝王命失政之端由是滋矣齊桓任管仲以興進豎貂以敗其後景監得以相衛

歎弘石得以殺望之誤之者晉文公也嗚呼晉文公謀守原之人於勃鞮知治體者猶以為蓋當時陷後代況親用其人以統軍旅任閫寄乎有志於帝王之治者宜觸類以自省

元和十一年高霞寓大敗於鐵城僅以身免時諸將討淮西者勝則虛張殺獲敗則匿之至是大敗不可掩始上聞中外駭愕宰相入見將勸上罷兵上曰勝負兵家之常今但當論用兵方略察將帥之不勝任者易之兵

食不足者助之耳豈得以一將失利遽議罷兵耶於是獨用裴度之言他人言罷兵者稍息矣

臣按韓愈曰凡此蔡功惟斷乃成斷之一言誠人君制事之本也茍其事合於天理之正恊於人謀之公而又剛斷以主之於中則天下無難為之事人主無不成之功矣史言討淮西者勝則虚張殺獲敗則匿之此衰世將帥蒙蔽之常態非獨唐之征淮西也有國家者不可不知

穆宗時招義監軍劉承偕恃恩陵轢節度使劉悟陰與磁州刺史張汶謀縛悟送闕下以汶代之悟知之諷軍士作亂殺汶圍承偕欲殺之幕僚賈直言入責悟免承偕因之府舍穆宗召悟送承偕詣京師悟不時奉詔穆宗問裴度宜如何處置度對曰承偕在昭義驕縱不法臣盡知之陛下必欲收天下心止應下半紙詔書具陳承偕驕縱之罪令悟集將士斬之則藩鎮之臣孰不思為陛下效死穆宗俛首良久曰朕不惜承偕然太后以

爲養子卿更思其次度請流之

臣按劉承偕以驕縱激變劉悟爲彼所囚裴度請罪之是也而乃令劉悟集衆斬之欲以此收藩鎮心如此固可以得藩鎮之心無乃失朝廷之威乎臣竊以謂承偕果有罪朝廷當下詔數其罪惡俾劉悟遣人送詣京師明正其罪如此則得之矣雖然承偕太后之養子也誅之則傷母后意奈何曰帝舉承偕罪惡反覆爲太后言之曰不誅之恐激

成禍亂為宗社憂言之至再至三必從之而後已

武宗會昌四年初李德裕以韓全義以來將帥出征屢敗其弊有三一者詔令下軍前日有三四宰相多不預聞二者監軍各以意見指揮軍事將帥不得專進退三者每軍各有宦者為監使悉選軍中驍勇數百為牙隊其在陳戰鬬者皆怯弱之士每戰監使自有信旗乘高立馬以牙隊自衛視軍勢小却輒引旗先走陳從而潰德裕乃與樞密使楊欽義劉行深議約策監軍不得預

軍政每兵千人聽監使取十人自衛有功隨例霑賞二樞密皆以為然白武宗行之自禦回鶻至澤潞罷兵皆守此制自非中書進詔意更無他詔自中出者號令既簡將帥得以施其謀略故所向有功

臣按德裕謂將帥出征屢敗其弊有三豈但當時之弊哉德裕此舉善矣然非二樞密與之同心不能去此蔽而成此功二樞密使亦宦臣也乃能狥理而不狥乎私為國而不為其黨吁賢矣哉

大中九年浙東軍亂逐觀察使李訥貶訥為朗州刺史監軍王宗景杖四十配恭陵仍詔自今戎臣失律并坐監軍

唐末時諸節度既有監軍其領偏師者亦置中使監陳主將不得專號令戰小勝則飛驛奏捷自以為功不勝則迫脅諸將以罪歸之悉擇軍中驍勇以自衛遣羸弱者就戰故每戰多敗

臣按既用為將帥而又以中使監之者疑之也中

使將帥同爲臣子何用分疑信於其間哉夫疑人不用用人不疑監軍以中使適使之撓將權壞軍政而懈士卒之心未必有益也

宋太祖欲伐江南曹彬與諸將入辭上謂彬曰南方之事一以委卿切勿暴掠生民務廣威信使自歸順不須急擊也且以匣劔授彬曰副將而下不用命者斬之

臣按王者之師代天以行道也所以代王者以行天之道者誰歟將帥也將帥不能肅其下則有仁

而不能施有義而不能振號令不行而事功不立矣宋祖命曹彬之辭及其授劒之意可見其仁義之兼盡矣

太祖垂意將帥分命李漢超等控禦西北其家族在京師者撫之甚厚所部州縣筦榷之利悉與之恣其回圖貿易免所過征稅許令召募驍勇以為爪牙凡軍中事悉聽便宜處置每來朝必召對命坐賜以飲食賜賚殊異遣還由是邊臣皆富於財得以養士用間洞見蕃夷

情狀時有寇鈔亦能先知預備設伏掩擊多致克捷故終太祖之世無西北之憂諸叛以次削平武功葢世斯乃得壯士以守四方推赤心置人腹中之所致也

臣按昔人謂太祖之置將也隆之以恩厚之以誠富之以財小其名而崇其勢略其細而求其大久其官而責其成夫寵之以非常之恩則其感深待之以赤心則其志固富之以非常之惠則其養士足以得死力用間足以得敵情以至小其名而不

撓權則位卑者有赴功之心而勇智者得以騁畧其過則才能奮久其任則事體熟自古用將之方不易於是而宋祖能用之此其所以養士少而蓄材多操術簡而收功博也歟

太宗太平興國中以楊業為雲州觀察使知代州事業自雁門之役契丹畏之每望見業旗即引去主將戍邊者多疾之或潛上謗書斥言其短上皆不問封其書付業

富弼曰昔魏將樂羊征中山平之及還見其君所收謗書三篋方知將帥立功不難但人君信任為難爾將帥專閫外權擅行威福人豈無嫉之者嫉之則謗自生既有謗言聞之於君君惑之則疑其將將被疑未有能立功者此樂羊所以感歎其事自後帝王非聰明睿智之主少有不惑謗言者其明不及魏國之君也楊業本河東降將太宗得之信任不疑每納謗書一一付業使邊將安心以立事其過魏國之君矣

臣按太宗之於楊業可謂合古人用將之道矣雖

然將得其人如此可矣苟非其人豈不益長惡哉

是以君子貴明理而先覺

太宗與寇凖言及將帥上曰將帥材略固不求其備但

量其能而用之上自節麾下至二千石第其功效而授

之微勞盡甄下情必達下情必達則無猜貳之嫌微勞

盡甄則無觖望之釁所以各務忠孝而固祿位悖亂不

得而萌也

臣按太宗謂微勞盡甄下情必達此二言者用將之要道也然二者之中又以下情必達為主下情不能上達雖大功鉅庸亦或為人所蔽況微勞乎

孫何言於真宗曰謹按史記漢高祖將定三秦擇良日齋戒設壇場拜韓信為大將軍部管諸將魏故事遣將出征符節郎授節鉞跪推轂北齊命將出征則太卜詣廟灼龜授鼓旗於廟皇帝陳法駕服衮冕拜於太廟徧告訖降就中階引上將操鉞授柄將軍既執斧鉞對曰

國不可從外治軍不可從中制臣即授令有旗鼓斧鉞之命而無一言之命於臣皇帝曰苟利社稷將軍以之將軍就軾斧鉞而出皇帝推轂度門曰從此以外將軍制之也臣伏見近邊將授任赴鎮之際但授尺一之詔前所謂築壇告廟之禮皆闕而未建良可惜也

臣按後世命將之禮久廢我文皇帝遣成國公朱能征安南黎季犛聖駕幸龍江禡祭而親諭能等其儀注之詳具載於有司可考也可為聖子神孫

萬世之法

仁宗時狄青自請擊儂智高韓絳言武人不可獨任上以問龎籍籍曰青起行伍若用文臣副之必為所制號令不專不如不遣乃詔廣南將佐皆禀青節制若孫沔余靖分路邀擊亦各聽沔等指揮

臣按古者命將付以閫外之寄固無俟乎文臣以為之副貳然後世人心不古為將者多用不知書之人義多而仁少勇有餘而智或不足用武人而

參之以文行義而本之以仁用智略以資其武藝

似不為過

張方平言於仁宗曰將帥之任仍宜久於其職祖宗任李漢超郭進賀惟宗等遠或二十年近猶八九年假之事權略其細故不為間言輕有移易又不與高官常令志有所未滿不怠於為善也今則不然武臣指邊郡謂之邊任借之為發身之地歷邊任者曾無寸勞薄效不數年徑至横行而又移換改易地形山川未及知軍員

士伍未及識吏民士俗未及諳已復去矣願陛下鑒祖宗故事重爵賞以待功勞責久任以觀能效

臣按方平言太祖久任將帥最可為後世法夫漢唐以來人主稱善用將者首稱宋太祖雖漢高祖有所不及葢漢祖能御將而宋太祖則善任將也

田況言於仁宗曰古之良將以宴犒士卒為先所以然者鋒刃之下死生俄頃固宜推盡恩義以慰其心李牧備匈奴市租皆入幕府為士卒費趙充國禦羌戎亦日

饗軍士太祖用姚全斌董遵誨抗西戎何繼筠李漢超當北敵人各得環慶齊棣一州征租農賦市牛酒犒軍中不問其出入故得戎寇屏息不敢窺也又聞曹彬征江南日和州逐次起餉猪羊肉數十斤以給戰士

臣按將士禦敵將以其性命為國家衛民守土苟當出戰之時而為將帥者徒以法令驅之而無犒勞之禮何以感激其心而使之竭力盡命乎昔之人固有以一炙啖之而致其報而亦有以一蹯不

及而致其怨者飲食之物雖微而人之感激甚速非徒區區餔啜之故也田况之言豈無微之空言哉

劉敞言於仁宗曰王者之遣使命將也必為之設介貳參佐非獨司紀綱廣謀策而已亦所以謹大事備不然也今擁數萬人之衆連四路之廣節制萬里吉凶所繫而單車臨之孤拱獨立猝有疾病不意之虞無所仗託莫相維持非計之全也朝廷以狄青宣撫荆湖經制盜

賊而議不制副臣以為不便

臣按人君之任將固不可以不專而亦不可以獨專也蓋人資性不同才智有限一人之見不如二人之周此命將所以必為之設叅佐也然此非獨以輔其所不及亦所以遏其所不敢焉人之所以敢於為非者無人以制之也有同心之人則潛消其非心有異議之人則遏絶其惡念

神宗元豐中内臣李憲奏置保障以為駐兵討賊之地

朝廷用李舜舉言罷深入攻取之策舜舉退詣執政執政王珪迎勞之曰朝廷以邊事屬押班及李留後無西顧之憂矣舜舉曰四郊多壘此卿大夫之辱也相公當國而以邊事屬二内臣可乎二臣止宜供禁庭洒掃之職耳豈可當將帥之任耶

臣按李舜舉之言蓋有所激而云未必其本心也但所謂内臣止宜供禁庭洒掃之職豈可當將帥之任則天下之名言也内臣而能為此言豈但賢

於其類而已哉

王巖叟言於哲宗曰朝廷進退大帥固當重謹不可輕用一人之言而行之或其言出於愛憎喜怒之私意而欺罔公議豈不損主上之明誤國家之事果若可疑自當令本路監司公共體量信如其言行之未晚今言者往往蔽其所長而不以告摘其所不足而暴之則其愛憎之情自已可見夫有顯效則不録而陰言則亟行四方聞之又誰為陛下盡心者既以人之一言易元帥元

帥將人人畏憚此曹有不自保之憂此曹將人人侵侮其帥有驕横之勢此風寖長非朝廷美事

臣按漢文帝時季布為河東守嘗召至京師留邸一月而罷布曰臣待罪河東陛下無故召臣此人必有以臣欺陛下者今臣至無所受事罷去此人必有毁臣者矣陛下以一人譽召臣以一人毁罷臣臣恐天下聞之有以窺陛下淺深也夫文帝之於季布君臣之情通有言猶可以達後世上下懸

絶殿陛之間如在萬里況邊將真在萬里者哉人

君進退將臣當以嚴叟此言為鑒

胡寅言於高宗曰將帥之才智必能謀勇必能戰仁必能守忠必不欺得是人而任之然後待以恩御以威結以誠信有功必賞有罪必刑者乃任將之實也庸駑不材本無智勇見敵輒潰與之親厚等威不立賜予過度官職踰涯將以收其心適足致其慢聽其妄誕張大之語望其扑實用命之功者此任將之虛文也

臣按寅進此疏凡七策其三曰務實效去虛文其目亦有七此其七目之一也夫事有實有虛務其實則有其功騖乎虛則無其效非但用將一事然也以上言委任

以上論將帥之任下

大學衍義補卷一百三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大學衍義補卷一百三十二至一百三十四

詳校官編修臣錢　樾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學正臣湯　垣

謄錄監生臣陸紹臺

大學衍義補卷一百三十二

明 丘濬 撰

治國平天下之要

嚴武備

出師之律

易師之彖曰師衆也貞正也能以衆正可以王矣剛中而應行險而順以此毒天下而民從之吉又何咎矣

程頤曰能使衆人皆正可以王天下矣得衆心服從而歸正正道止於是也二以剛處中剛而得中道也六五之君爲正應信任之專也雖行險道而以順動所謂義兵王者之師也夫師旅之興無不傷財害人毒害天下然而民心從之者以其義動也

朱熹曰此以卦體釋師貞之義以謂能左右之也一陽在下之中而五陰皆爲所以也能以衆正則王者之師矣剛中謂九二應謂六五應之行險謂行危道

順謂順人心此非有老成之德者不能也毒害也師旅之興不无害於天下然以其有是才德是以民悅而從之也

臣按王者之兵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不為故惟能以衆正而後可以王也蓋兵凶戰危所謂險道也非正不興師非順不用衆是謂王者之師然而不免有殺戮之慘供需之費兵戎所至毒害隨之故興師動衆如用毒藥以攻病非真有沈

痼之疾癥瘕之癖決不可輕用也毒之一言易之

垂戒深矣

初六師出以律否臧凶象曰師出以律失律凶也

程頤曰在邦國興師而言合義理則是以律法也謂

以禁亂誅暴而動茍動不以義則雖善亦凶道也善

謂克勝凶謂殃民害義也在行師而言律謂號令節

制行師之道以號令節制為本所以統制於衆不以

律則雖善亦凶使雖勝捷猶凶道也制師無法幸而

不敗且勝者時有之矣聖人之所戒也葢師出當以律失律則凶雖幸而勝亦凶道也朱熹曰律法也否臧謂不善也在卦之初為師之始出師之道當謹其始以律則吉不臧則凶當謹始而守法也

李過曰甘誓攻左攻右御非其馬之正牧誓五步六步七步五伐六伐七伐皆不可亂周官司馬法坐作進退皆有常節魯侯撫師牛馬臣妾戒以勿逐以其亂部分後不可以為師也

臣按律有二義有出師之律有行師之律出師之律當以正以義行師之律當有號令有節制

六四師左次无咎象曰左次无咎未失常也

程頤曰師之進以強勇也知不能進而退故左次左次退舍也量宜進退以所當也故无咎見可而進知難而退師之常也惟取其退之得宜不論其才之能否也度不能勝而班師以退愈於覆敗遠矣可進而退乃為咎也行師之道因時施宜故左次未必為失

易之發此義以示後世其仁深矣

臣按聖人作易恐人以退爲怯故明當退而退退而无所失雖无功亦无咎也後世一切以文法從事而有行師逗遛之罰坐於廟堂之中逆料境外之事惟欲其功之成而不計其勢之可否臣竊以爲帝王之師當出萬全有行師左次者當計其得失成敗而不論其進退遲速可也

虞書帝曰咨禹惟時有苗弗率汝徂征往也禹乃會徵會也

羣后誓（戒也）于師曰濟濟（和整衆盛之貌）有衆咸聽朕命蠢（動也無知之貌）兹有苗昏迷不恭侮慢自賢反道敗德君子在野小人在位民棄不保天降之咎肆予以爾衆士奉辭伐罪爾尚一乃心力其克有勲

朱熹曰舜咨嗟言今天下惟是有苗之君不循教命汝徂征之征正也徂往正其罪也禹會諸侯之師而戒誓以征討之意言苗民昏迷不敬侮慢於人妄自尊大反戾正道敗壞常德用舍顛倒民怨天怒故我以

爾衆士奉帝之辭罰苗之罪爾衆士庶幾同心同力乃能有功此上禹誓衆之辭也

臣按此人君征蠻夷誓衆之始先儒謂舜時薄海內外皆廸有功弗率惟有苗耳三苗之君舜嘗竄之三苗之民又嘗分之至此而尤弗率故征之蓋征之為言正也必其人有不正之罪然後人君奉天道以正之茍在我者有不正則亦無辭以正彼矣觀禹誓師所謂昬迷不恭侮慢自賢反道敗德

君子在野小人在位民棄不保則三苗之君其所為不正甚矣帝舜奉天命以為華夷主坐視其不正而不有以正之則非天意失君道矣故命禹以徂征之焉大抵人君一身率天下以正道使天下之人若内若外無間華夷惟吾正道之是循是遵苟有一人之弗循王道則必命其臣以正之使之咸歸於正道之中人君於是奉君之辭而聲其不正之罪以致伐焉然人非一人人各一心而趨向

之不同膂力之不齊故又必誓之戒之欲其同心同力庶幾其功勲之有成也蓋心不一則敵愾之志不專力不一則擊刺之勇不決又安能以成功哉

甘誓（誓師于甘故以甘誓名）大戰于甘（地名）乃召六卿（六鄉之卿）王曰嗟六事之人予誓告汝有扈氏威（暴殄之也）侮（輕忽之也）五行怠棄（不用正朔）三正（子丑寅）天用勦絶其命今予惟恭行天之罰左（車左）不攻（治也）于左汝不恭命右（車右）不攻于右汝不恭命御

非其馬之正汝不恭命用命賞于祖不用命戮殺也于社予則孥戮汝

蔡沈曰誓與禹征苗之誓同義言其討叛伐罪之意嚴其坐作進退之節所以一衆志而起其怠也有扈夏同姓之國史記曰啓立有扈不服遂滅之有扈氏暴殄天物輕忽不敬廢棄正朔虐下背上獲罪于天天用勦絶其命今我伐之惟敬行天之罰而已左車左右車右也古者車戰之法甲士三人一居左以主

射一居右以主擊刺御者居中以主馬之馳驅也御非其馬之正猶王良所謂詭遇也葢左右不治其事與御非其馬之正皆足以致敗故各指其人以責其事而欲其各盡其職而不敢忽也禮天子親征必載其遷廟之主與其社主以行以示賞戮之不敢專也祖左陽也故賞于祖社右隂也故戮于社孥戮言不用命不但戮及汝身將併汝妻子而戮之戰危事也不重其法則無以整肅其衆而使赴功也

臣按先儒謂甘誓一篇僅八十字而其間六軍之制車乘之法邦國賞刑之典誓師之辭靡不明備葢古人之學精粗本末不廢啓雖承禹傳道之後而干戈行陳之事亦㑹從家學素講明來臣竊以此篇合禹征苗之辭而觀之啓所以數有扈之罪者無以異於禹之於苗也然誓之中皆必以天為言禹之於苗謂天降之咎今啓於有扈亦謂天用勦絶其命可見古之帝王所以興師問罪皆因其

得罪於天而奉天討以正之也苗惟昏迷不恭所以來徂征之師有扈之侮慢怠棄即苗之不恭也禹奉辭於帝以征苗啓恭行天罰以征有扈夫征者正也人之不恭故正之苟在已有不恭與夫左右從事之人不恭命焉則已不正矣又何以正人哉故一篇之中拳拳以恭為言用命而賞賞其恭也不用命而戮戮其不恭也賞與戮不敢自專必行之於祖與社皆所以致其恭者也恭者敬之别

名乃帝王相傳之心法啓之恭即禹之祇承禹之祇承即舜之恭巳堯之欽明也事有常變而恭敬之心則無往而不存焉大哉恭乎其行師之本乎

胤征惟仲康肇位四海胤侯命掌六師羲和廢厥職酒荒于厥邑胤后承王命徂征告于衆曰嗟予有衆惟時羲和顛覆厥德沈亂于酒畔官離次俶始也擾亂也天紀遐遠也棄厥司所司之事今予以爾有衆奉將行也天罰爾衆士同力王室尚弼予欽承天子威命火炎崐山名岡山脊也玉石

俱焚天吏逸過也德烈于猛火殲厥渠大也魁脅從罔治舊染汙俗咸與維新嗚呼威克厥愛允濟愛克厥威允罔功其爾衆士懋戒哉

蔡沈曰仲康始即位即命胤侯以掌六師畔官則亂其所治之職離次則舍其所居之位天紀即洪範所謂歳月日星辰歴數是也又言火炎崐岡不辨玉石之美惡而焚之苟為天吏而有過逸之德不擇人之善惡而戮之其害有甚于猛火不辨玉石也今我但

誅首惡之魁而已脅從之黨則罔治之舊染汙習之人亦皆赦而新之威者嚴明之謂愛者姑息之謂記曰軍旅主威蓋軍法不可以不嚴嚴明勝則信其事之必濟姑息勝則信其功之無成誓師之末而復嗟歎以是深警之欲其勉力戒懼而用命也

臣按蔡氏謂天子討而不伐諸侯罰而不討仲康之命胤侯得天子討罪之權胤侯之征義和得諸侯敵愾之義其辭直其義明非若五霸摟諸侯以

伐諸侯其辭曲其義迂也臣竊以謂篇中所謂火炎崐岡玉石俱焚可以為萬世濫殺不分者之戒殲厥渠魁脅從罔治可以為萬世誅惡宥善者之法威克厥愛允濟愛克厥威允罔功可以為萬世行師姑息者之戒

湯誓王曰王曰者史臣追述之稱格至也爾衆庶悉聽朕言又曰爾尚輔予一人致天之罰予其大賚賜與也汝爾無不信朕不食言言已出而反吞之爾不從誓言予則孥戮汝罔有攸赦

臣按誓者臨衆發命述其所以興師之辭用之以作士氣一人心自禹征苗有誓之後啓征有扈則有誓胤侯征羲和則有誓至是湯之伐桀亦有誓焉先儒謂禹之征苗也曰爾尚一乃心力其克有勳至啓則曰用命賞于祖不用命戮于社予則孥戮汝至湯又益以朕不食言罔有攸赦可以觀世變矣

泰誓王曰（追稱之）嗟我友邦（親之也）冢君（尊之也）越（及也）我御事

治事者庶士衆士也明聽誓予小子夙夜祇懼受命文考類于上帝宜祭社名于冢土大社以爾有衆底致也天之罰

蔡沈曰告以伐商之意且欲其聽之審也言予小子告于天神地祇以爾有衆致天之罰於商也王制曰天子將出類乎上帝宜乎社造乎禰受命文考即造乎禰也王制以神尊卑為序此先言受命文考以伐紂之舉天本命之文王武王特禀文王之命以卒其伐功而已

臣按泰誓所謂友邦冢君御事庶士明聽誓以征伐之意告諸人也受命文考類上帝宜冢土以征伐之意告于神也人君舉事必上承天意下順人心誓于臣民而無疑質之神明而無愧然後興師動衆是為王者之師不然徒以土地之故意氣之間恃強以陵弱倚衆以暴寡言於人則強為之辭告於神則曲為之禱是以人命而攄其貪殘忿慾之心人必不直之而神亦不之祐矣

王曰嗚呼我西土君子天有顯道厥類惟彰樹德務滋除惡務本肆予小子誕以爾衆士殄殲乃讎爾衆士其尚迪果毅以登乃辟功多有厚賞不迪有顯戮蹈也成也

蔡沈曰天有至顯之理其義類甚明至顯之理即典常之理也植德則務其滋長去惡則務絶根本兩句古語喻衆惡之本在所當去故我小子大以爾衆士而殄絶殲滅汝之世讎也殺敵為果致果為毅爾衆士其庶幾蹈行果毅以成汝君若功多則有厚賞非

特一爵一級而已不迪果毅則有顯戮謂之顯戮則必肆諸市朝以示衆庶

臣按人君出師以作士氣一衆心者不過賞罰二者而已啓誓師於甘曰用命賞于祖不用命戮於社而武王伐商其所以申命有衆亦曰功多有厚賞不迪有顯戮是即甘誓之意也然甘誓以用命不用命為言泰誓則以迪不迪為言蓋惟用命則能迪果毅以有功賞不用命則不能迪果毅以致

顯戮其言互相發也

牧誓今予發惟恭行天之罰今日之事不愆于六步（過也）七步乃止齊（齊整）焉夫子勗（勉也）哉不愆于四伐（擊刺）五伐六伐七伐乃止齊焉勗哉夫子

蔡沈曰今日之戰不過六步七步乃止而齊此告之以坐作進退之法所以戒其輕進也少不下四五多不過六七乃止而齊此告之以攻殺擊刺之法所以戒其貪殺也上言夫子勗哉此言勗哉夫子者反覆

成文以致其丁寧勸勉之意

呂祖謙曰大司馬之法伍兩卒旅各有其長使止齊之者使其部伍之長各自止其止各自齊其齊故當戰時井然有序不失紀律三軍如一人

臣按後世戰法之見於經者始於此先儒謂六步七步足法也六伐七伐手法也列陳進戰之時所以坐作進退者足也足以行止於六七步馬所以戒其輕進也所以攻殺擊刺者手也手之伐止於

六七伐焉所以戒其貪殺也葢王者之師聲罪致討理直而氣壯不慮其不勇惟慮其過於勇耳武王之誓師不勸其進而戒之止而其所以止者皆必要其整肅齊一焉此王者之師所以不急於成功而亦不至於敗北其與後世之師進之惟恐不速殺之惟恐不多一敗即至於潰散也異矣

尚桓桓威武如虎如貔貔執夷如熊如羆于商郊弗迓迎也克奔以役西土勗哉夫子爾所弗勗其于爾躬有戮

蔡沈曰欲將士如四獸之猛而奮擊于商郊也能奔來降者勿迎擊之以勞役我西土之人此勉其武勇而戒其殺降也弗勗謂不勉於前三者此篇嚴肅而温厚與湯誥誓相表裏真聖人之言也

臣按先儒謂用兵以制節為尚以武勇為主武王慮其或拘故喻以虎貔之勇又慮其過於勇而妄殺故以殺降為戒其篇終所謂弗勗者即申前所言之三勗哉也一勗其勿輕進再勗其勿貪殺三

勖其尚武勇而勿殺降出師臨戰而能勉於此三者是則所謂節制之兵也是惟不戰戰則必勝雖不勝亦不敗矣武王於此丁寧反覆呼其人而致其勉然猶恐其聽信之不專也故其終也又示以有戮之戒蓋軍士主嚴不嚴則號令不立也嗚呼此其所以為王者之師歟

武成丁未祀于周廟邦甸侯衛駿速也奔走執豆木豆籩竹豆越三日庚戌柴望大告武成

蔡沈曰周廟周祖廟也武王以克商之事祭告祖廟近而邦甸遠而侯衛皆駿奔走執事以助祭祀既告祖廟燔柴祭天望祀山川以告武功之成由近而遠由親而尊也

臣按此武功成告祖及天之禮先祖後郊者鄭氏謂其自近始蔡氏以為由親而尊臣竊以謂武王代商受命於文考及其成功也先告焉因告文考遂及七世之廟故又三日然後以所以成文考之

志者告天馬蓋武王成文考之志而文考又所以

成天之志也豈以遠近為先後哉

底至也商之罪告于皇天后土所過名山大川曰惟有道

曾孫周王發將有大正于商惟爾有神尚克相予以濟

兆民無作神羞

蔡沈曰后土社也周禮大祝云王過大山川則用事

馬孔氏曰名山為華大川謂河曰者舉武王告神之

語有道指其父祖而言

臣按王者之師代天致罰非其人得罪於天天理所不容人情所不堪必不輕易以動衆也其始也必以其人所積之惡所犯之罪以告于皇天后土軍旅所至之地所經過之山川皆必致吾所以興師及彼不可不討之意以告于神明蔇揆之理反諸身而有一毫利巳之私一念忿人之意不合于天不順于人決不敢輕舉焉孟子曰征者正也巳必正而後可以正人未有巳不正而能正人者也

不正之事言之人且不可況神乎神所不可聞者人決不可為也一已為之且不可況役使千萬人而為之乎

詩序常武穆公美宣王也有常德以立武事因以為戒然其首章曰赫赫明明王命卿士南仲大祖大師皇父整我六師以脩我（宣王自我）戎（兵器也）既敬既戒惠此南國

朱熹曰宣王自將以伐淮北之夷詩人作此以美之其四章曰王奮厥武如震如怒進（鼓而進之）厥虎臣闞（奮怒貌）

如虓虎（虎之自怒）虎鋪（布也）敦（厚也）淮濆仍（就也）執醜虜截（不可犯之貌）彼淮浦王師之所

輔廣曰言王師在淮浦之上有截然不可犯之勇也

臣按先儒謂此言王師至徐布陳而制勝也

其五章曰王旅嘽嘽（衆盛貌）如飛如翰（羽也）如江如漢如山之苞（本也）如川之流緜緜翼翼不測不克濯（大也）征徐國

朱熹曰如飛如翰疾也如江如漢衆也如山不可動也如川不可禦也緜緜不可絶也翼翼不可亂也不

測不可知也不克不可勝也

臣按先儒此極言王師之無敵如此

其卒章曰王猶道也允信也塞實也徐方既來徐方既同天子之功四方既平徐方來庭朝也徐方不回違也王曰還歸班師而歸

臣按詩篇之名多以章首二字惟此篇則以常武為名一篇之詩凡六章章八句並無所謂常武二字也以此名篇蓋特立名義序所謂因常德以立

武事是以始言敬戒終言允塞是則所謂立常德也其間所謂整六師奮厥武進虎臣執醜虜疾而衆衆而盛其靜也則不可動其强也則不可禦緜緜然而相續翼翼然而整肅有不可測度之神有不可勝當之勇乃一舉而致徐方之來同同者上下内外咸服而無二心也由一方而致四方之來庭庭者四夷八蠻朝會而無間也若是者雖曰奮武立功人君之常德然至于四方來庭則亦非常

之武矣

左傳僖公二十八年晉侯(文公)獻楚俘于王(周襄王)駟介(馬被甲者)百乘徒兵千鄭伯傅(相也)王用平禮也巳酉王享醴命晉侯宥(助以玉帛)王命尹氏及王子虎內史叔輿父策命晉侯為侯伯(九命作伯)賜之大輅之服戎輅之服彤(赤色)弓一彤矢百玈(黑色)弓矢千秬(黑黍)鬯(香草)一卣(中尊)虎賁三百人曰王謂叔父敬服王命以綏四國糾逖(遠也)王慝晉侯三辭從命曰重耳敢再拜稽首奉揚天子之丕顯休命受策以

出出入三覲

臣按此古人獻俘策命之禮見於春秋者

晉侯城濮之戰振旅振整行列愷樂歌也以入於晉獻俘獻所俘獲授數也馘所截耳飲至飲酒告至于廟大賞大行賞徵會召諸侯為會討貳討有貳心者殺舟之僑濟河先歸者以徇于國民于是大服君子謂文公其能刑矣三罪而民服三罪謂上文殺顛頡䕺負羈祁瞞姦命及舟之僑也詩云惠此中國以綏四方不失賞刑之謂也二十八年

臣按此雖春秋時事而亦可見三代振旅凱還之

遺制

定公四年衛祝佗子魚曰君以軍行祓社釁鼓祝奉以從

杜預曰師出先事祓禱於社謂之宜社於是乎殺牲以血塗鼓鼙為釁鼓

臣按右禮天子親征祝必奉廟主社主從軍而行有功則賞于廟主前不用命則戮于社主前示不專也

論語子路曰子行三軍則誰與子曰暴虎馮河死而無悔者吾不與也必也臨事而懼好謀而成者也

朱熹曰萬二千五百人為軍大國三軍子路見孔子獨美顔淵自負其勇意夫子若行三軍必與巳同暴虎徒搏馮河徒涉懼謂敬其事成謂成其謀言此皆以抑其勇而教之然行師之要實不外此又曰三軍要勇行三軍者要謀既好謀然須要成事人固有好謀而事有不成者却亦不濟事好謀而成既謀了須

是果決去做教成若徒謀而不成何益於事所謂作舍道旁三年不成者也臨事而懼是臨那事時又須審一審蓋閒時已是思量都是了都曉得了到臨事時又更審一審

黄榦曰臨事而敬懼則有持重謹畏之心好謀而圖成則有用悉萬全之計敬其事而無忽心無惰氣臨事必能戒懼非懦怯而恐懼也成其謀則不妄動不亟取於事必有一定之謀既成而不愆於素自無僥

倖速成之弊也無非抑其血氣之勇而教之以義理之勇焉

臣按孔子所謂臨事而懼好謀而成之二言者萬世行軍制勝之要法也後世兵書所謂四部七書千言萬語其方法籌策雖非一途之可盡一端之能畢然其大要皆不外乎吾夫子此二言焉

漢武帝時李廣與程不識俱以將兵有名當時廣行無部伍行陳就善水草舍止人人自便不擊刁斗自衛幕

府省約文書然亦遠斥候未嘗遇害不識正部曲行伍營陳擊刁斗士吏治軍簿至明軍不得休息然亦未嘗遇害不識曰李廣雖極簡易然虜卒犯之無以禁也我軍雖煩擾然虜亦不得犯我

司馬光曰易曰師出以律否臧凶言治衆而不用法無不凶也李廣之將使人人自便以廣之才如此焉可也然不可以為法何則其繼者難也況與之並時而為將乎夫小人之情樂於安肆而昧於近禍彼既

以程不識為煩擾而樂於從廣且將仇其上而不服然則簡易之害非徒廣軍無以禁虜之倉卒而已也故曰兵事以嚴終為將者亦嚴而已矣然則傚程不識雖無功猶不敗傚李廣鮮不覆亡哉

臣按程李二將出師之是非司馬光斷之當矣後世行師者要當以程不識為法而以李廣為戒

宋歐陽脩言於仁宗曰攻人以謀不以力用兵鬬志不鬬多前代用兵之人多者常敗少者常勝王尋以百萬

之兵遇光武九千人而敗是多者敗而少者勝也苻堅以百萬之兵遇東晉二三萬人而敗是多者敗而少者勝也曹操以三十萬青州兵大敗於吕布退而歸許復以二萬人破袁紹十二萬人是用兵多則敗少則勝之明驗也況於夷狄尤難以力爭只可以計取李靖破突厥於定襄用三千人其後破頡利於陰山亦不過一萬蓋兵不在多能以計取爾故善用兵者以少為多不善者雖多而愈少也為今計者添兵則耗國減兵則破賊

今沿邉之兵不下七八十萬可謂多矣然訓練不精又有老弱虚數則十人不當一人是七八十萬之兵不當七八萬人之用加又軍無統制分散支離分多為寡兵法所忌此所謂不善用兵者雖多而愈少故常戰而常敗也臣願陛下赫然奮威救厲諸將精加訓練去其老弱七八十萬中可得五十萬數古人用兵以一當百今既未能但得以一當十則五十萬精兵可當五百萬兵之用所謂善用兵者以少為多古人少而常勝者以此

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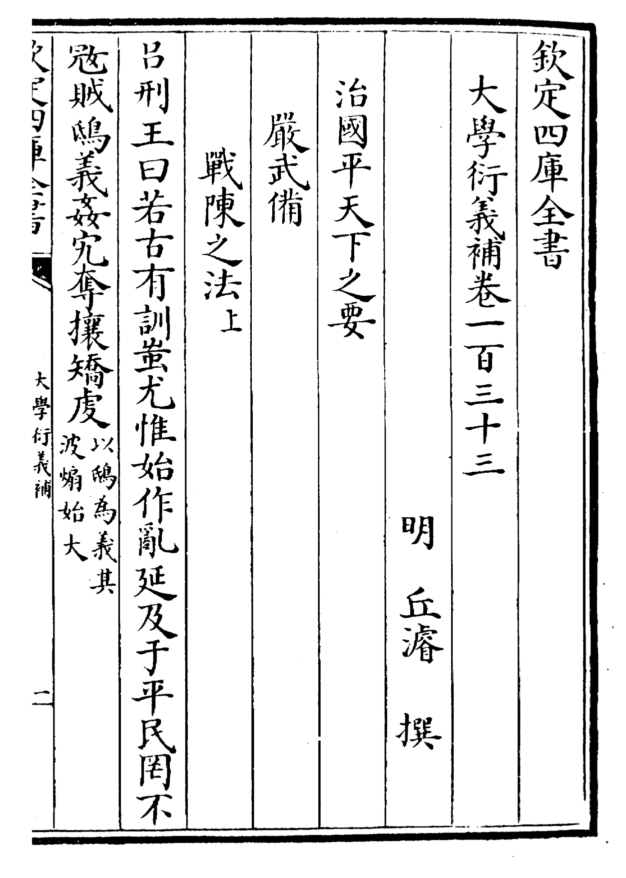
臣按先儒謂世之為將者咸欲多兵而不知兵至三十萬難用矣前代以六十萬勝楚以四十萬勝秦惟王翦項籍二人而多多益辦者惟韓信能之自餘兵至三十萬未有得志者若趙括王尋苻堅之類其衆愈多其敗愈毒然猶有可諉者曰將不善也曹操可謂善將矣乃以水軍六十萬敗於烏林是時戰艦相接故為敵人所燒大衆屯聚故疫

死者幾半豈非兵多為之累乎夫以漢祖之才不過能將十萬衆則軍六十萬當得如高祖者六人乃能將之高祖豈易得哉由是觀之則兵多適足為累爾況國家之粟帛有限生民之膏血有涯脩武備者惟在慎選將帥嚴立階級因其見有之人補其不足之數無事則簡閱之訓練之汰汰之使人人皆可用而無一人之不中用有事則約束之戒敕之中令之使事事皆合法而無一事之不如

法縱不能如古人之兵以一而當十然一人有一人之用用一人是一人用千百人如一人既不虛吾之糧賞以致耗費又不閡吾之號令以致廢格所御乃所識所戰皆所教情意易以流通恩威易以周徧少而愈精多而益辦無敵於天下矣

以上論出師之律

大學衍義補卷一百三十二



欽定四庫全書

大學衍義補卷一百三十三

明 丘濬 撰

治國平天下之要

嚴武備

戰陳之法上

呂刑王曰若古有訓蚩尤惟始作亂延及于平民罔不寇賊鴟義姦宄奪攘矯虔以鴟為義其波媢始大

司馬遷曰神農世衰諸侯侵伐蚩尤最強暴黄帝與蚩尤戰于涿鹿之野殺之

蔡沈曰言鴻荒之世渾厚敦厖蚩尤始開暴亂之端驅扇熏炙延及平民無不為寇為賊鴟義者以鴟張跋扈為義矯虔者矯詐虔劉也

臣按此後世戰爭之始

書序武王戎車三百兩虎賁三百人與受戰于牧野作牧誓

蔡沈曰戎車馳車也古者馳車一乘則革車一乘馳車戰車革車輜車載器械財貨衣裝者也二車謂之兩三百兩三萬人也

陳櫟曰一虎賁必長百人一乘車總用百人以車數合虎賁數蓋三萬人也

臣按戎車三百兩虎賁三千人禮記孟子皆有此言古者戰陳士卒必與車乘相麗所謂革車三百兩虎賁三千人自百夫長以上皆乘車非車外又

有虎賁之士也

詩序六月宣王北伐也元戎十乘以先啓（開也）行（道也）戎車既安如輕如軒

韓嬰曰車有大戎十乘謂車縵輪馬被甲衡軛之上盡有劍戟名曰陷軍之車

朱熹曰戎戎車也軍之前鋒也輕車之覆而前也軒車之却而後也

秦風小戎曰小戎（兵車）俴（淺也）收（軫也）五（五束也）楘（歷録然文章之貌）梁

鞗革上曲鉤衡者游環靷環也脅驅亦以皮為之陰揜軌也靷以皮為之二鋈續消白金以沃灌靷環作環以相接續文茵車中所坐虎皮褥暢轂長也駕我騏馵騏文馬左足白

朱熹曰凡車之制廣皆六尺六寸其平地任載者為大車則軫深八尺兵車則軫深四尺四寸故曰小戎

臣按六月之元戎天子之車秦風之小戎諸侯之車二車皆所謂兵車用以戰者也

周禮巾車車官之長革路輓之以革而漆之龍勒以龍文飾馬勒條讀為纓

五就其樊纓以絛絲飾之而為五匝建大白殷之旗名以即戎

臣按巾車之職王之五輅曰革路兵車也車僕掌戎路之萃猶副也廣車之萃闕車之萃苹車之萃猶屏也車之萃輕車之萃

鄭𤣥曰此五者皆兵車所謂五戎也戎路王在軍所乘也廣車橫乘之車也闕車所謂布闕之車也苹猶屏也所用對敵自蔽隱之車也輕車所用馳敵致師之車也

臣按巾車所掌者五戎之正此所掌者五戎之副也古者車戰之法每車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二十四人居前左右各二十四人居前者戰左右者挾轅常相更番後又二十五人為一隊去車二十五步所謂炊家子守衣裝廝養樵汲者也行則以車為衛居則以車為營一車一間又有倅車以備不測馬蓋車戰之法為不可敗之計有倅車以為之副貳萬一或敗不至倉皇無備也

考工記車有六等之數車軫（輿後橫木）四尺謂之一等戈柲（柄也）六尺有六寸既建而迆（著戈於車斜倚也）崇（高也）於軫四尺謂之二等人長八尺崇於戈四尺謂之三等殳長尋（八尺曰尋）有四尺崇於人四尺謂之四等戟常（倍尋曰常）崇於殳四尺謂之五等酋（近也）矛常有四尺崇於戟四尺謂之六等車謂之六等之數

鄭玄曰此所謂兵車也殳長丈二戈殳戟矛皆插車輢之旁也

臣按五兵之用遠則弓矢射之近則矛句之句之矣然後殳擊之戈戟刺之司馬法曰弓矢圍殳矛守戈戟助凡用兵者皆長以衛短短以救長今此戈殳矛戟皆置之車旁不言弓矢者乘車之人佩之也

左傳隱公九年北戎侵鄭鄭伯禦之患戎師曰彼徒兵我車懼其侵軼突也我也公子突曰使勇而無剛者嘗試也寇而速去之君為三覆伏兵也以待之戎輕而不整貪而

無親勝不相讓敗不相救先者見獲必務進進而遇覆必速奔後者不救則無繼矣乃可以逞從之戎人之前遇覆者奔祝聃鄭大夫逐之衷戎師前後擊之盡殪死也戎師大奔

孔穎達曰前後及中三處受敵者前謂第一伏逆其前也後謂祝聃與後伏逐其後也中謂第二伏擊其中也衷戎師者謂戎師在三伏之中

宣公十二年邲之戰欒武子晉大夫曰楚軍之戎分為二

廣（音曠）廣有一卒卒偏之兩右廣初駕數及日中左則受之以至于昏内官序當其夜以待不虞不可謂無備楚子為乘廣三十乘分為左右右廣雞鳴而駕日中而說（舍也）左則受之日入而說許偃御右廣養由基為右彭名御左廣屈蕩為右（十二年）

杜預曰十五乘為一廣司馬法百人為卒二十五人為兩車十五乘為大偏今廣十五乘亦用舊偏法復以二十五人為承副

孔頴達曰右廣雞鳴初駕數及日中則左廣受而代之以至于昏此晝日事也其內官親近上者為次序以當其夜若今宿直遞持更也

臣按李靖謂楚子乘廣三十乘廣有一卒卒偏之兩軍行右轅以轅為法故挾轅而戰皆周制也百人曰卒五十人曰兩此是每車一乘用士百五十人比周制差多爾周一乘步卒七十二人甲士三人以二十五人為一甲凡三甲共七十五人楚山

澤之國車少而人多分為三隊則與周制同矣

成公七年楚巫臣使于吳以兩之一卒適吳舍偏兩之一馬與其射御敎吳乘車敎之戰陳敎之叛楚寘其子狐庸焉使為行人於吳

陳祥道曰古者之用兵也險野人為主易野車為主則險野非不用車而主於人易野非不用人而主於車車之於戰動則足以衝突止則足以營衛將卒有所芘兵械衣裘有所齎詩曰君子所依小人所腓則

車之為利大昔周伐鄭為魚麗之陳先偏後伍伍承彌縫桓郯之戰楚軍之戎分為二廣廣有一卒卒偏之兩楚巫臣使於吳以兩之一卒適吳舍偏兩之一馬考之周禮五伍為兩四兩為卒司馬法二十五人為兩百人為卒卒兩則人也偏則車也杜預十五乘為大偏九乘為小偏其尤大者又有二十五乘之偏則周魚麗之偏二十五乘之偏也楚二廣之偏十五乘之偏也巫臣所舍之偏九乘之偏也先偏後伍伍

從其偏也卒偏之兩兩從其偏也先其車足以當敵後其人足以待變則古者戰車之法畧可知也

昭公元年晉中行穆子敗無終山戎及羣狄于大原崇聚也卒也將戰魏舒曰彼徒我車所遇有阨險也以什共更以十人車必克困諸阨又克請皆卒自我始乃毀車以為行步陳五乘為三伍荀吳之嬖人不肯即卒斬以徇為五陳即兩伍專參以相離兩於前伍於後專為右角參為左角偏偏也為前拒以誘之翟人笑之未陳而薄之大敗之

李靖曰荀吴用車法爾雖舍車而法在其中一為左角一為右角一為前拒分為三隊此一乘法也千萬乘皆然按曹公新書云攻車七十五人前拒一隊左右角二隊守車一隊炊子十人守裝五人廐養五人樵汲五人大率荀吴之舊法也又觀漢魏之間軍制五車為隊僕射一人十車為師率長一人凡車千乘將吏二人多多倣此以今法參用之則跳盪騎兵也戰鋒隊步騎相半也騎隊兼車乘而出也臣西討突

厥越險數千里此制蓋未敢易蓋古法節制信可重也

馬端臨曰兵雖曰凶器然古之以車戰其坐作進退整暇有法未嘗掩人之不備而以奇取勝也故韓厥遇齊侯則奉觴加璧郤至遇楚子則免冑趨風可以死則為子與之請矢可以無死則為庾公之叩輪所謂殺人之中又有禮焉雖春秋伯國之君臣其志在於爭城爭地然於勍敵之人初不迫於險固如此至

戎狄之侵中國則雲合鳥散輕進易退於是乎車之雍容不足以當其徒之慓疾遂至捨車而用徒然彼長於徒我長於車捨吾之長技而與之搏是以兵予敵也故必設覆以誘之未陳而薄之然後可以取勝而車戰之法廢矣秦漢以後之用兵其戰勝攻取者大槩皆如鄭之禦戎晉之敗狄耳何嘗有堂堂正正之舉乎

臣按車戰之法中國與中國人戰之法也何也彼

此皆用車戰而相遇於平原曠野之地故可用堂堂之陳正正之旗若夫中國與夷狄戰其地則險阻也其人則步與騎也吾之車之布也不成列其動也不能行是坐以待困也幸而不敗可矣而欲用之以克捷取勝不亦難哉自車法不行之後後世之用車者如衛青李陵之類皆不過用以齎載而已也不然則用以禦虜之衝突未有能用之明明以取勝也且三代之世分為列國故常有疆場

之事以中國與中國戰則車固在所用也若夫罷侯置守之後四海一家不幸而盜賊竊發制之於早易與耳所以養兵卒以備征伐者大抵為四夷當用我所長以格之禦之不使入吾境斯可矣所謂車戰之法實無所用之政不必慕復古之名而為此不急之務也或曰用之出境以越險隘攻夷狄車法似不可用若夫用之以守中國之地何不可之有臣謂車戰之法我用而彼亦用之地有不

平物有所柅非獨我不可行而彼亦不能行矣如此而用車何不可之有惟我用之而彼不用彼以萬人之衆穿地以為長溝溝之上積以所起之土不日而成則吾之輪有所柅馬有所制而不得行矣

漢夏侯嬰破李由軍於雍丘以兵車趣戰疾破之

武帝時衛青軍出塞擊匈奴以武剛車自環為營而縱五千騎往當匈奴

李陵擊匈奴與單于相值圍陵軍陵居兩山間以大車為營引士出營外為陳連戰

馬端臨曰車戰之制漢尚用之然詳考其辭則是以車載糗糧器械止則環以為營耳所謂甲士三人左持弓右持矛中執綏之法已不復存矣

晉馬隆擊鮮卑樹機能以衆數萬據險拒之隆以山陿隘乃作偏箱車地廣則為鹿角車營路狹則為木屋施於車上轉戰而前行千餘里殺傷甚衆遂平涼州

李靖曰偏箱鹿角用兵之大要一則治力一則拒前一則束部伍三者迭相為用斯馬隆得古法深矣

臣按古者車制用四馬駕之每車用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五人其制太大利於守而不利於戰可以行近而不可以行遠行易地則易而險路則難體製重而轉動為艱一車之費動至千百成造非一二日可具且人皆不用而我用之非獨用之戰陳為難則雖行之大陸通達亦有所杌隉者矣惟晉

馬隆所謂偏箱車地廣則用鹿角車營路狹則為木屋施於車上且戰且前所謂鹿角車營者以車為營而人居其中架鎗刀於車上如鹿角然也今其制雖不可考然自古車皆有兩箱而此車獨以偏箱名則其偏為一箱可以意推矣蓋大箱者大車也一箱者小車也惟其車之小故可行於隘陿之地而且戰且前馬臣觀今世有獨輪車民間用以般運者一夫推之而或用一二人以前挽似亦

可以為戰具然其制亦為兩箱偏載則傾欹推行頗遲滯臣家嶺南嘗經行海北地其所造小車獨輪無箱若因其制而改以為戰車一可以戰二可以前拒三可以為營四可以衝突五可以載軍裝六可以舁病卒且其費不多千錢以下可具一車中途有損不用匠而可脩逢險阻則舁以行遇急難則棄而去大率一車用卒五人一人推而二人挽二人執兵仗以輔之凡五人者之食具衣裝皆

載其中中途有一人病者則以人舁物而以車載人夜則環列以為營可免士卒夜夜立柵挑塹之擾其車之式具於分註乞下有司計議如有可采行下工曹依式製造就令隊伍中二十五人為五車其於成法無有變更其於行軍不為無助其車之式用兩木圍九寸長九尺者為轅轅之首斜彎而起中以受軸為獨輪其輪徑二尺有五寸以板為之而不設輻中為死轂又於施輪處前後五六寸許兩轅上各加一横木前二後三又於後横木近輪處斲為二孔用二小彎木條寘其孔中引而屈之如方狀繩縛其端於前横木上有所載則以繩繫

於其上又於輪之後兩轅下用木為足與軸等其後横木上施軟薦以為坐席席之下兩足間施竹箄以盛食器軍中刁斗用畢亦載其中其轅首交合處其高準馬胸（用人手之以準）取鑄鐵為利器如耕犂㨾冒于交轅之首臨戰用以當敵之馬胸也去轅首尺許又横施一鐵條長尺三四寸許上列齒以架刀鎗兩轅之旁其前後各為鐵鐶四（左右各二）前繫鐵鎖後係鐵鉤聨車為營之際前鐶相去梢遠則用鎖繫之於鐶後轅緊相挨傍則以鐵鉤搭其鐶彼此相維以為固又於後鐶之次左右各加以一大鐶駐車時用刀或鎗貫鐶中而立馬彼兩軍交鋒之際則列於前以拒馬以代鹿角敵來衝突一夫推之而前四卒各執刀鎗以夾持之趨前以當其馬胸又用木或革為摺疊牌立於車上以蔽推車者大抵其車不用雕飾其不可施斧斲處只用麻繩縛紮每車上各具刀斧斲各一及板木繩釘

之類以備急用

唐大歴中馬燧為河中節度使造戰車冒以狻猊象列戟於後行以載兵止則為陳或塞險阨以遏奔衝器械無不犀利

臣按史馬燧此車即哥舒翰所用以收黄河九曲者也范仲淹亦甞以此車請造於朝

宋真宗咸平中吳淑上疏請復古車戰之法謂夫人平居猶必謹籓籬固關鍵以備不虞何况當敵人之戰陳

禦突騎之輕慓而無蔽護哉夫人之被甲鎧所以蔽護其身也而戰之用車亦一乘之甲鎧也夫鱗介之蟲肌肉在内鱗介在外所以自蔽豈可使肌肉居外而鱗介反在内乎夫用車以戰亦一乘之鱗介也故可以行止為營陳賊至則斂兵附車以拒之賊退則乘勝出兵以擊之用奇掩襲見可以進故出藉此為所歸之地入則以此為所居之宅故人心有所依據不懼敵騎之陵突也

臣按淑之車制取常用車接其衡軏駕以牛布為方陳此但可用之平地而施於險阻恐未易行也其後至和中有郭固車戰法嘉祐中有董詢陳脚兵車治平中有黄懷信萬全車後李綱又上車制圖王大智造霆雹擊車然而卒不見於用用者亦未聞有戰勝之效有則史書之矣宋失西北二邊之險而以平原曠野為邊尚未聞以車戰取勝況今日之邊皆臨崇山峻嶺浮沙積石也哉其車之

大者決不可用也無輕信人言耗民財費工力以為無益之事

李綱言步不足以勝騎而騎不足以勝車請以車制頒於京東西路使製造而教習之因繪圖進呈其法用統制官張行中所創兩竿雙輪上載弓弩又設皮籬以捍矢石下設鐵裙以衛人足長兵禦人短兵禦馬傍施鐵索行則布以為陳止則聯以為營每車用卒二十有五人四人推竿以運車一人登車以發矢餘執軍器夾車

之兩傍每軍二千五百人以五之一為輜重及衛兵餘當車八十乘即布方陳則四面各二十乘而輜重處其中諸將皆以為可用

臣按李綱建此議蓋在金人侵汴之時也所謂京東西路在今山東河南湖北之境蓋此等兵車止可用於平原曠野而邊塞之間險阻之地恐未必皆宜

魏勝創為如意戰車上為獸面木牌大槍數十垂氈幕

軟牌每車用二人推轂可蔽五十人行則載輜重器甲止則為營掛搭如城壘人馬不能近遇敵又可以禦箭鏃列陳則如意車在外以旗蔽障弩車當陳門其上置床子弩矢大如𨁝一矢能射數人發三矢可數百步砲車在陳中施火石砲亦二百步兩陳相近則陳間發弓弩箭炮近陳門則刀斧槍手突出交陳則出騎兵兩觽掩擊拔陳追襲少却入陳間稍憩進退俱利伺便出擊慮有拒遏預為解脫計

臣按兵車乃古者常戰之具閉門造車出門合轍彼此同一其制馬後世則人自為之製隨其時勢用其智巧而創為之不拘拘於古法然善用之者則亦可以取勝魏勝所制之車其制今不可考然大率有三曰如意戰車曰弩車曰砲車今不必盡如其制誠能推求其故而以意消息之合三者以為一製為人推之車數人之力可將者樹牌垂氊列槍駕炮每兩必須蔽數十人略如勝所製者每

邊城製三五百兩歲遇農作之時運置田所障蔽宮
軍俾得耕穫戰以為陳居以為營收穫以為載不
為無益以上車法
通典黃帝制陳法
李靖曰黃帝始立丘井之法因以制兵故井分四道
八家處之其形井字開方九馬五為陳法四為閒地
此所謂數起於五也虛其中大將居之環其四面諸
部連繞此所謂終於八也及乎變化制敵紛紛紜紜

鬬亂而法不亂渾渾沌沌形圓而勢不散所謂散而成八復而為一也

獨孤及曰黄帝受命之始順殺氣以作兵法文昌以命將握機制勝作為陳圖夫八宫之位正則數不愆神不忒故八其陳所以定位也衡抗於外軸布於内風雲附其四維所以備物也虎張翼以進蛇向敵而蟠飛龍翔鳥上下其勢以致用也至若疑兵以固其餘地游車以按其後列弛張則一廣失舉犄角則四

奇皆出

臣按陳法說者謂其為黃帝所作亦猶世人謂醫書出於軒岐雖未必然而歷代名醫用之以已疾而取效也多矣八陳之作未必是黃帝所作然後世之善用兵者如諸葛亮李靖之徒皆本之以立戰陳或建之為圖或筆之於書可攷也大凡天下事必有定法法不定而能成事者未之有也朱熹曰陳者定也八陳圖中有奇正前面雖未整猝然

遇敵次列便已成正軍矣蔡元定曰譬如一十分雄壯之人與一四五分力人厮打雄壯人只有力而四五分人却識相打法對副雄壯之人更不費力只指點將去可見八陣之法有以寡敵衆之理觀朱蔡二子之言則陳法與爭戰不為無益矣故載之

夏官中春教振旅司馬以旗致民立旗期民於其下平列陳如戰之陳中夏教茇舍如振旅之陳中秋教治兵如振旅

之陳

臣按司馬中春教振旅如戰之陳蓋必國之所用以戰者其布列方位彌縫偏伍分合坐作進退疾徐皆有一定之號令方法故於仲春之日教民以振旅其所演習者一皆如臨戰對敵之時也故曰如戰之陳至於夏之茇舍秋之治兵又一皆如春之振旅馬是故今日之所以教也者即前日之所已用也者教之於閑暇者此法也用之於臨敵者

亦此法也

曲禮前有水則載音戴青旌前有塵埃則載鳴鳶鳴鳶前有車騎則載飛鴻前有士師則載虎皮前有摯獸則載貔貅

鄭玄曰載謂舉於旌首以警衆也禮君行師從前驅舉此則士衆知所有所舉各以其類象

孔穎達曰王行宜警備善惡必先知之又軍陳卒伍行則並銜枚無諠聲若有非常不能傳道且人衆廣

遠難可周徧故前有變異則舉類示之左傳曰前茅慮無是也青旌謂畫為青雀於旌上舉示之軍士望見則知前值水也鳶鳴則風生風生則塵埃起故前有塵埃則畫鳶於旌首而戴之不言旌從可知也雁行列與軍騎相似故前有車騎則畫鴻於旌首而戴之虎威猛兵衆之象若前有兵衆則舉虎皮於竿首摯獸猛而能摯謂虎狼之屬貔貅是一獸亦有威猛若前有猛獸則舉此貔貅皆欲使衆見以為防也

臣按史宋曹翰遣五駿騎為斥候授以五色旗人執其一前有林木則舉青旗烟火舉赤旗㓂舉白旗陂澤舉黑旗丘陵舉黄旗雖不拘拘於古而得古人前茅慮無之意且簡以易知行軍者不可不知也

行前朱雀而後玄武左青龍而右白虎招摇在上急繕其怒

鄭玄曰以四獸為軍隊象天也招摇星在北斗杓端

主指者急猶堅也繕讀曰勁又畫招揺星於旌旗上

以堅勁軍中之威怒

孔頴達曰此明軍行象天而作陳法也朱雀玄武青龍白虎四方宿名也招揺北斗第七星也北斗居四方宿之中以斗末從十二月建而指之則四方之宿不差軍行法之既張四獸於四方而摽招揺於中上以指正四方故軍旅士卒起居舉動堅勁奮怒象天之行也

臣按先儒謂軍之耳目在旗鼓故以朱玄青白以別其方色所以用衆也先王之征伐非私怒也致天討而已故隨四方之色繪四方之宿而各寓以其所象而摽北斗於其中以見奉天致討之義

進退有度左右有局各司其局

鄭玄曰度謂伐與步數局步分也

孔頴達曰左右有局者軍中在左在右各有部分不相濫也各司其局者軍行須監領各有所司部分也

臣按進退有度左右有局各司其局凡行軍之法皆不外乎此無度無局則不成軍矣

左傳桓公五年王周桓王以諸侯伐鄭鄭伯禦之曼伯為右拒祭仲足為左拒原繁高渠彌以中軍奉公為魚麗之陳先偏後伍伍承彌縫

杜預曰司馬法車戰二十五乘為偏以車居前以伍次之承偏之隙而彌縫其闕漏也五人為伍此蓋魚

麗陳法

李靖曰按春秋魚麗陳先偏後伍此則車徒無騎謂之左右拒言拒禦而已非取出奇勝也晉荀吳伐狄舍車為行此則騎多為便唯務奇勝非拒禦而已

臣按杜氏所謂車戰二十五乘為偏司馬穰苴兵法之文也五人為伍周禮司馬之文也戰陳之法見於經傳者始此

桓公八年楚子伐隨隨侯禦之望楚師季梁曰楚人上左君必左無與王遇且攻其右右無良焉必敗偏敗衆

乃携矢少師曰不當王非敵也弗從戰于速杞隨師敗

績

蘇洵曰管仲謂攻堅則瑕者堅攻瑕則堅者瑕嗚呼

不從其瑕而攻之天下皆強敵也范蠡曰凡陳之道

益左以為壯設右以為牝春秋時楚伐隨季梁教隨

侯攻其右無攻其左以左乃楚王之所在殭兵在焉

蓋一陳之間必有牝壯左右要當以吾殭攻其弱爾

唐太宗曰吾自興兵習觀行陳形勢每戰視敵強其

左吾亦强吾左弱其右吾亦弱吾右使弱常遇强强常遇弱敵犯吾弱追奔不過數十百步吾擊敵弱常突出自背反攻之以是必勝後之庸將既不能處其强弱以敗而又曰吾兵有老弱雜其間非舉軍精鋭以故不能勝不知老弱之兵兵家固亦不可無無之是無以耗敵之强兵而全吾之鋭鋒敗可俟矣故智者輕棄吾弱而使敵輕用其强忘其小喪而志於大得夫固要其終而已

臣按强弱兵家之常勢勝敗兵家之常事惟在要其終而已矣

宣公十有二年蔿敖為宰擇楚國之令典軍行右轅在車之右者挾轅為戰備左追蓐在左者追求草蓐為宿備前茅慮無茅明也在前者明為思慮其所無之事中權中軍制權後勁後以勁兵為殿百官象物而動象其物類無妄動也軍政不戒而備

杜預曰在軍之右者挾轅為戰備在左者追求草蓐為宿備蓋楚陳以轅為主也慮無如今軍人前有斥

候蹯伏皆持以絳及白為幡備慮有無也

孔穎達曰茅明也在前者明其為思慮所無之事恐卒有非常當預告軍中兵衆使知而為之備也

莊公四年楚武王荆尸授師孑焉以伐隨

杜預曰尸陳也荆亦楚也更為楚陳兵之法孑戟也

楚始於此參用戟為陳

臣按隨武子所謂荆尸而舉則是荆尸之法創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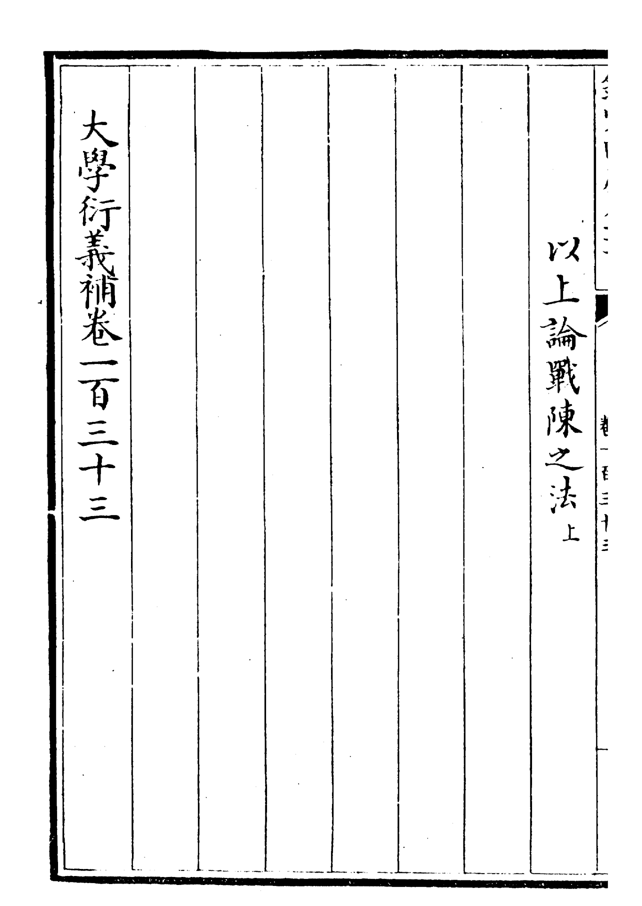
莊公至宣公時又舉行之也夫楚子以諸侯之國

處荆蠻之地其行師有紀律如此士會所以謂之能用兵而不可敵也况有天下之大奉天討以行天誅孰能禦之哉

昭公二十一年公子城以晉師至救宋與華氏戰于赭丘宋地鄭翩願為鸛其御願為鵝

杜預曰鄭翩華氏黨鸛鵝皆陳名

臣按楚之陳名魚麗鄭之陳名鸛鵝即物以為名其布置之形狀殆或類之與



以上論戰陳之法上

大學衍義補卷一百三十三